2025年8月14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王霞 主编:吴宗绩 美编:王诗波 校对:何石竹
网上新闻:http://www.danzhou.gov.cn
今日儋州

史海钩沉

惠政多举民有思

——明代儋州知州陈节

■ 唐启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积极的价值追求。在众多主政者中,明代知州陈节为儋州所作的贡献足以彪炳史册。在知州任上,陈节惠政颇多,他复丈田亩、改革赋税,热心教育、捐资助学,修桥筑堤、往来称便。陈节离任后,儋州士民对他念念不忘。

任官临高 功升儋州

陈节,字君和,号振源,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明隆庆四年(1570年),陈节从泉州府儒学考中庚午科乡试举人,此后受任湖广省承天府荆门州(今湖北省荆门市)儒学学正,万历初年被提拔为琼州府临高县知县。在知县任上,陈节的政绩非常显著。

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来,临高县已经近两百年没有大举清丈土地了。万历十年(1582年),陈节秉持着“公、廉、勤、慎”的原则进行清丈土地。在清丈时,他常常深入田间地头,亲自审定鱼鳞图册,即使乡绅也不敢干预,富人也无法贿赂。短时间内,清丈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实际丈得官民田、地、塘共三千六百一十八顷六十亩余,其中田三千二百三十六顷一十三亩余,地三百七十九顷九十九亩余,塘二顷四十七亩余。

陈节此举,使得田地与税赋相符,让临高县百姓享受到赋税均平的善政,民众对他的感激可谓刻骨铭心。之后,临高耆老吴应朝、生员林士直、谢尚宾等人前往府城请求海瑞为陈节撰写赠言。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在应天府巡抚任上曾主持过清丈土地,因遭受豪右极力阻挠后来才罢官还乡。海瑞深知其中的艰难,他思虑再三,最终欣然为陈节写下了一篇《赠陈侯丈亩成功序》。

民生急务得到解决之后,陈节开始着手基建事宜。临高县儒学始建于北宋范仲淹“庆历兴学”期间,此后历经多次重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知县陆汤臣迁棂星门于泮池内。万历十二年(1584年),陈节将棂星门迁复泮池外。当年,他又重修儒学启圣祠。万历十三年(1585年),陈节还重修海南道衙署,增建了廊檐,并在海南道前建立澄清坊和激扬坊。

陈节“德性纯良,政尚宽简”,十分善于断狱。曾有一桩杀人案,前任县令已经审结定罪,陈节复审时,发现凶器是一把屠刀,但调查得知嫌疑人从未做过屠夫,由此心生疑虑,便暂缓判决。数日后,抓到的真凶果然是一名屠夫,而原来被囚禁的只是无辜平民,陈节立即将平民释放。经此一事,临高士民都称赞他断案如神。《万历琼州府志》评价他“词不滥受,狱无淹滞”。

因为治理有功,陈节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升任儋州知州。陈节离任时,临高士民号泣相送。后来,在琼山进士许子伟任官回乡期间,吴应朝、林士直请他为陈节写下了一篇《陈邑侯去思记》,并勒石纪绩。康熙、光绪《临高县志》都将陈节列入“名宦”。

修桥筑堤 往来称便

儋州城北原有南昌江,即今天的北门江。当时的江水在州城东北方分作三条支流,有大江、小江、昌江。早在宋代,儋州士宦已经开始在江上修建石桥。自嘉靖十年(1530年)以后,大江桥、小江桥、迎恩桥相继被洪水冲垮。凡是往来行人,皆需撩衣涉水。每至秋汛涨水,不时会出现溺亡事故。

万历十五年(1587年),陈节原本打算重建迎恩桥,设计长度有二十余丈。有识者进言:此处江水湍急,前人在这里建造的木桥没多久就被冲毁了;现在江水上游一百步左右,新冲出一条支流直逼州城,“往来筑堤,屡塞屡决”,诸生们倡议再度堵塞江流以便保护州城。陈节想到,这是一件非常重大工程,而自己的俸银微薄,难以支付巨额的费用,只得将这个动议暂且搁置。

万历十六年(1588年)冬,儋州贤儒陈西野(名大化)、李莲池劝勉陈节:“古之兴大工者,必动大众,众人之桥可以众人成之。大化愿朝暮督工,为士民倡。”并且建议将三江分建之桥移上总作一桥,驿道改北从东。同时修筑堤坝,堵塞新冲的支流,可谓一举两得。陈节反复斟酌他们的建议,觉得这样不仅有利于民生,还能改善州城的风水,这才下定决心在江水上游修建石桥。

修造之前,陈节和士绅商定,石桥规划长度为三十六丈,设置二十七座桥墩,形成二十六孔桥洞。工程建造由七十二保长分段负责,其余劳力则去支援筑堤工作。为了节省民力,陈节还下令拆卸大江桥和迎恩桥的优质石料。不出一月,所集的木材堆积成山,垒石成丘。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全部桥墩得以落成。可惜,当年八月新桥就被山洪冲毁。

万历十七年冬天,陈节又重新召集工匠和民众,置备大量格木,全部改用石料构筑。桥梁整体增高二尺,每座桥墩上游增竖四尺护桩,下游更立二丈抗洪桩。两岸堤防亦同时修筑,东堤砌筑四十六丈,西堤砌筑七十二丈。桥面特筑高耸马道,防备洪水漫溢。桥侧斜铺饮水道,便于百姓汲水。至于桥西直射州城的六十余丈支流,城东低陷损毁的八丈地脉河道,皆经培土加固,填平补齐。

万历十八年(1590年)仲冬,在全部工程落成之际,陈节专门为此写下了一篇《掇魁桥记》,十分详尽地叙述了修桥筑堤的事宜。文中坦言,在施工过程中,工匠于旧桥掘得刻有“魁”字的石料,陈节因而把新桥命名为“掇魁桥”,寄寓了他对儋州士子腾蛟化龙的美好愿望。文末,他也希望后来者能够“遇水兴思,随时修葺”,接续利济百姓。

惠政多举 去而有思

陈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能够动员全州百姓参与修桥筑堤,可能与他到任当年的改革有关。万历十四年,陈节主持复丈儋州土地,实际得到官民田、地、塘共计三千二百五十四顷四十三亩余。其中,田三千一百二十六顷九十二亩余,地三十八顷五十四亩余,塘一十五顷三十五亩余。实际得到芝麻地七十四顷一十六亩余,这类土地不分官民,不编秋粮,只需缴纳夏税即可。此外,陈节还对税收科则进行了优化。总体来看,百姓的税收负担相比万历十年的政策更加合理。

陈节的惠政不止以上这些。过去,海南考生需要远赴广东高州或雷州参加院试、岁考。士子们不仅需要横渡鲸波,还得时刻提防被海寇绑架,可谓危险重重。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海南就曾发生过一起重大的沉船事故,总共造成数百名考生溺亡。其中,就包括一同送考的临高县知县杨址,县印也随之丢失。所以,那时儋州每年能够考选入学和参加科举的人数最多只有五六名,官府预算的专项资助经费尚且足用。

万历七年(1579年),海南籍名宦王宏诲上《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他的建议获得了明神宗的批准。此后,凡由提学主管的考试只在岛内举行。万历十七年,陈节向上级部门请示增加专项资助资金的预算,以便给儋州士子发放入学花红和应试盘缠。后来,陈节的申请获得了广东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批准,预算从一十两八钱余增加到二十四两六钱余,经费得以大涨。

万历十七年夏天,许子伟为恩师海瑞守丧期满后回到儋州践行兴建义学的誓言。在修建义学时,许子伟得到了儋州士宦的大力相助。其中,陈节不但负责修建义学四周的垣墙,而且慷慨捐资为义学购置学田。此外,他还号召邻近乡村的百姓协助许子伟和郭岐山修建大兰村的德义书馆。万历十八年,许子伟请归省亲。当年十月,许子伟再次回儋兴学,那时恰逢掇魁桥工程竣工,他受邀撰写了一篇《掇魁桥记》。同时,陈节也为义学写下了一篇《义学记》。

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儋任职五年的陈节因功升任浙江省台州府同知,儋州士民怀之不忘。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儋州生员为陈节刻立了一通《升任陈父母去思碑》,碑铭曰:“冰霜其操,岂第其心。刑清政理,节用爱人。士欣乐教,民乐升平。循良父母,万古芳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州民在城东布政分司的旧址上为陈荣选建堂立祠,有内堂三间,外门三间,又设木主并祀陈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因知州潘楠也有惠政,士民复设木主与陈荣选、陈节并祀一堂,祠堂也因此得名“三贤祠”。

岁月如歌

摘楼谋

■ 吴伯世

记得是从四年级开始,我们一帮学生,总爱到山上去摘野果。山离学校有五六里山路,上山的路很难走,又苦又累,但吃到野果,那心也就变甜了。

五年级那年,转学来了一位新同学,他长得瘦瘦的,很会爬树,后来大家叫他猴仔。没多久,他就加入我们摘野果的团队,跟我们走摘野果的路。猴仔说,他们那里也有山,山上有种叫楼谋的树(野山竹),传说是天堂掉下树叶变成的,它的果很神奇,果皮苦中带酸,果肉甜里藏香,还能清凉解毒,现在正是楼谋果熟的时候,明天带我们去。

第二天,我们跟着猴仔到他那里的山,走了很长的路,还没到山脚,大家都累了。猴仔说,你们心里想着吃楼谋,那路就短了。说的也是,大家来了精神,走着走着,就到了山脚。

爬到半山腰,见山很美,有盘根错节的古树,有纵横缠绕的老藤,有五颜六色的山花,有红橙黄绿的野果,真是像走进了仙境。

猴仔指向前方的树林,兴奋地叫起来:“看,楼谋!”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挂着金色果儿的树。可是我们遇到了难题,就是生长果树的地方,被一片长着带刺的野竹林挡住了路。猴仔说,他爹带他上山摘楼谋时讲过,此路不通,还有别的路,只要心中有楼谋,就会有办法找出路来。后来我们绕过野竹林地带,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楼谋树边,真是楼谋甜香路难走。

我们爬上树,猴仔说,先让果肉在口里滚会儿,然后让它滑入喉咙落进肚中,那感觉才最妙。不用他介绍,走了半天山路的我们,抬头看见那饱含橙光的果儿,感觉早就躺在舌尖里了。

儿时的最后一次摘楼谋,今天还留在记忆里。那天我登上山顶,找到一棵果儿又大又熟的楼谋树,它长在悬崖边,猴仔叫我小心,悬崖下面有仙人掌,掉下去就麻烦了。可果实太诱人,我也不管悬崖了,爬上去吃了一个,它的味道比其它的好多了,又香又甜。我吃了一个又一个,一直吃到饱。

长大后总爱回忆儿时摘楼谋的事,不知那棵果儿又大又熟的楼谋树还在不在?

昨天晚上我梦见山上那棵果儿又大又熟的楼谋树,我躺在树杈间,边听鸟歌唱边吃楼谋。

梦有时候也会变成现实。一大早,就见有人开车到家门口。来人是我任教高中时教过的一个学生,他邀请我到他的果园去观看。 他说他大学毕业后走了很多路,有一线城市快递的路,有二线城市外卖的路,现在他走的是家乡的山路。原来是他承包山地,种植果树。今年,他是新收获,邀请我光临山上尝鲜。盛情难却,光临就光临。

车到山前,竟然是儿时摘楼谋的地方。看着山上一片片的香蕉菠萝,一层层的荔枝龙眼,我想到了楼谋,问学生:“以前这里有种土名叫楼谋,书名叫野山竹的野果,不知道现在……”

“现在还有,在后山,我正想给你讲楼谋的奇事呢。”他说着,给我讲了楼谋的事:“那天,我和妻子拉香蕉到古镇中和去卖,顺便摘半箩的楼谋送给读大学时的女同窗。车到东坡书院,遇到一个旅游团队,他们看到楼谋,感觉很新奇,问我是啥果。我说是儋州野生山果,土名叫楼谋,这果要酸有酸,想甜有甜;生津止渴,解毒清凉。他们品尝过后,问我多少钱一斤。我烟瘾上来,伸出两根手指,意思是叫妻子从车上拿香烟,没想到导游说,二十就二十,大家来尝尝儋州野果味。最后我是卖一送一,还送给他们几十斤香蕉。我很高兴,因为我找到了新路。”

接下来,他对我描述他的新路。

“现在人们爱旅游,爱看青山绿水,爱吃野菜野肉。我承包的山离东坡书院不远,能借“东风”。我计划以旅游为主题,把山搞成景点,命名为“天堂之路”。我决定在山脚种各种各样的果树,让人边玩边摘果,想吃甜的就摘甜的,想尝酸的就摘酸的;在山腰种野菜养山鸡,搞自助酒家,让游客自己拔菜煮菜,抓鸡杀鸡,游客不动手,就叫厨师搞;在山顶修观光茶座,让游人一边饮山茶,一边看山景。总而言之,让人们一到山脚,就像迈入天堂之路……”他越说越兴奋,竟高兴地唱起来:

“天堂之路何处有,
玉帝挥手指儋州。
山清水秀人情热,
神仙到此都一游。”

我们边走边谈,车到山腰没车路了,见有两间小房,学生说先进去喝茶,然后再去摘楼谋。我说,先去摘楼谋吧。

我们走路到后山,见到了楼谋树。真是心想事成,我想见当年那棵果儿又大又熟的楼谋树,没想到真的见到它了。它长高了,变大了。学生说,这是山上最大的一棵楼谋树,它长在山的最高处,还挺立在悬崖边,有黄山松树的风格,以后“天堂之路”的观景台就建在这里。我说,很好,希望你在为别人铺就天堂之路的同时,自己也走进天堂。

摘了楼谋,回到山腰,进入小房间,见有人杀鸡。学生告诉我,他父亲知道老师到山来,就赶来帮忙,杀鸡的那人就是他父亲。

原来他父亲是儿时的猴仔。猴仔见到我,他马上叫儿子杀鸡,和我喝茶说话。他说,他帮儿子养了四年的牛羊,指望他毕业后走城市的大路,没想到他走回了山村的小路,最近还想走“天堂之路”,不知道这路是否能通天堂?我说,以前我们摘楼谋时你说过,此路不通,还有别的路,只要心中有楼谋,就会有办法找出路来。创业的路,就像我们小时候摘楼谋走的路一样,是人找出来的,你儿子只要他心中有天堂,坚定不移地探索前行,他总会找到走向天堂的路。

“天堂之路”的话题还没谈完,土鸡就煮熟了,房间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乡土温情 (油画) 羊小胜 作

诗苑撷芳

家乡的那片海

■ 牛伊泉

渔网在檐下,收拢了昨夜的星光,
船钉在滩上,钉住了漂泊的梦想。
父亲脊背弯成拱桥,
桥下流着咸涩的盐场。

盐在陶罐中低语,
诉说浸透汗水的潮汐。
母亲的炊烟,是向晚的桅杆,
升起来,又融化在暮色里。

潮声是古老的经文,
浪花是翻动的书页。
每一粒沙都刻着祷词,
任风吹散,又重聚在月夜。

海藻如青铜编就的经卷,
铺展在礁石祭坛之上。
鸥鸟衔来星光的碎屑,
为归航者把前路照亮。

可海把名字刻在流沙上,
折桅的沉船在深处安眠。
渔火明灭,像遗忘的磷火,
照亮了父亲眉间的深渊。

海把名字刻在流沙上,
我们只拾到贝壳的残章。
折桅的沉船在深处安眠,
梦见了季风,梦见盐的故乡。

咸腥的季风,雕刻着岸,
父辈的脊骨是风化的礁岩。
缆绳勒进肩胛的沟壑,
勒出世代相传的图案。

银鳞在网中跳着终曲,
甲板还残留着阳光的余温。
当船影溶进月光的银汁,
海便把梦寄存在每道波痕。

要如何数清浪花的念珠?
要如何清洗骸骨的盐粒?
要如何让沉落的钟声,
重新在海底发出光亮?

最后一条船搁浅在晒盐场,
成了凝固的月亮。
当鸥群衔走最后一粒盐,
我们便成了海,海便成了家乡。

盐粒在陶罐里低语,
那是海留给大地的遗言。

枫叶红了

■ 山海居士

一缕秋风
牵引我的视线
近在咫尺的枫树上
几片枫叶嫣红如霞
像岁月里沉淀的往事
历久弥新
我试图
看清爱情成熟的颜色
火红、金黄
还是纯粹的蔚蓝?

红叶片片
仿佛战场上
年轻战士身体里流出的
尚未凝固的血
也许
他们还未嗅过玫瑰的芳香
也许
他们还未来得及留下遗书
可是
他们的热血
永远凝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上
染红满山枫叶

枫叶灿灿
像燃烧的激情
让人励志,催人奋进
我小心翼翼地把一片枫叶
放在掌心
仿佛
轻轻地扯住秋天的衣袂
我的心
被斑斓的秋色俘获
我的爱
写在多娇的山河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⑰

孤岛战旗红

■ 李盛华

(接上期)

第九章 国际解救

1943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上战事的困窘紧迫之局势,开始在海南大肆搜刮抢夺战略军需物资,尤其是对海南岛昌江县的石碌铁矿,开始了疯狂盗采与掠夺。詹汉行奉琼纵司令部命令,立即斩断日寇盗贼的魔爪,并解救一批在矿区被奴役的国际“劳工”。

一

日寇侵占海南岛以后,为达到“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专门将其进占海南岛第五舰队的一部分,扩大改编为“大日本帝国海南特种部队”,其目的就是“负责岛内的行政和岛内开发。”更强调“对石碌铁矿以及田独铁矿的开发事业”。于是日寇在昌感地区铁矿周围增加了兵力,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横四特”部队,并把入侵东南亚俘获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战俘和逮捕的南洋诸岛的抗日分子,用军舰轮船押解到海南岛上,强迫他们从事开矿、运输、以及修建昌江石碌铁矿至八所港(现东方市)铁路等繁重劳役。闻名中外的富矿——石碌铁矿,就成了日寇垂涎欲滴取之不尽疯狂盗采的战略紧缺物资。

琼崖纵队总部命令儋州詹汉行所部,为了适应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打击嚣张至极的日寇掠夺行为,切断他们的铁矿运输线,解救外国“劳工”,即命:岛西詹部转移至昌感地区开展新的斗争,使其疯狂采掘铁矿以及运输的战略意图,遭受打击并使其完全陷入瘫痪!

报务队长陈水航觉得这次战斗任务很有意义。他说:“不是说还要解救一批外国劳工吗?这一仗能把他们解救出来,也是咱们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援,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具有国际意义啊!”

陈月娥也说:“打一仗,对昌感当地群众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和发动,也让国内、国际上知道,在小小的海南岛上,也有一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力量。”

詹汉行握着“伏波鞭”,俯身看着从日伪军手中刚刚缴获的昌感地区铁路沿线军用地图,指指离石碌铁矿局不远的一处高地说:“这里,就是日军最近修筑碉堡的一处最高的山包。”汉行召集大家过来一起查看地图,道,“这一带背靠霸王岭,都是丘陵台地。日军首先选择在最高点建筑碉堡工事,就是想控制住四周围的小山包,俯视整个昌江县城,并牢牢监控住山包下的这条铁矿运输通道。”

陈水航进一步补充道:“据昌感县委地下情报员给我们提供的情况,詹大队长指出的这个地方,就是昌江县的雅炮乡一个大一点的山岭。”水航熟练地用手指在地图上等量一下,道,“按照这张地图的比例尺度,这里应该距离石碌铁矿大约十公里左右。”

“好!”詹汉行用“伏波鞭”敲敲地图道,“离敌人铁矿局大据点不远也不近,对我们快打快撤也有利,——我们就在这里下手!”汉行站起来用力甩响“伏波鞭”,一一下达作战指令道,“一是就地打埋伏,全歼乘坐大卡车押送劳工的日本鬼子;二是解救国际劳工并迅速转移,三是炸毁两座护卫铁矿的碉堡基础。”

(未完待续)